不会算账

□金小林

父母年逾七旬，住在乡下。时不时地，我总能接到二老互相“告密”的电话——

母亲说，你爸讲不清，平时这痛那痛，其实只要少种点田地，多在家歇歇，就会好点。

父亲说，你妈“知不到算”，做什么手工，一日十几个钟头只挣几块钞票，邻居说她眼睛都瞪进去了。

末了，他们总会用求助的语气跟我说，你多劝劝。而我已不止一次打电话，或当面跟二老论理了——

我跟父亲说，你这年纪了，整日东痛西痛的，还种那么多谷和菜地干什么。谷多少钱一斤？马铃薯、番薯和玉米种起来给猪、给鸡和鸭吃，又值多少钱一斤？你一年种的东西，三五千块钱就买回来了。你身体累坏了，去一趟医院什么都亏进去不说，自己难受，我们做小的还要担心。

还是同样的逻辑，我跟母亲说，你怎么就不算算账，合不合算？这来料加工，你一天到晚就做五六块钱，身体要是累坏了，花十倍百倍的钱都补不回来。

父母不听，仍我行我素。父亲说，趁现在还能动，总要自己种点吃的。母亲说，老了，大钱挣不了，能挣几角也是钞票。

其实，父母一生节俭，多少有点积蓄。加上如今国家的好政策，六十岁上老人每月有补贴，二老赋闲在家什么都不干，吃穿也根本不用愁。

不会算账的人不止父母亲，还有妻儿。

妻子是理科生，数学分分钟碾压我。可她做事，却常让人哭笑不得——

一天傍晚，我下班回家。进门时，发现妻子正坐餐桌前，歪着脑袋认真地看。桌上点着平时喝花茶用的蜡烛，上头架着个点外卖时送来的锡碗，碗里盛着些膏状的碎块。

儿子做什么实验？我问。不是，我在熔肥皂头。妻子得意地回我。

把细碎的肥皂头熔化再凝固成块？妻子的行为又一次刷新了我对她“节俭”认知的高度。在此之前，我曾夸奖她的聪明与节俭——她把擦细小后的肥皂头积存起来，装进一只落单的呢绒袜，再扎紧，一块“完整”的肥皂就这么诞生了。

毕竟隔着一层呢绒，这肥皂头刷起衣服来，费了老大的劲还是太淡。于是，现如今妻子又想出了把肥皂头熔化成块的办法。见她这认真劲，我鼻腔不禁哼哼然——

这肥皂最贵不过几元钱一块，你一张面膜就能花掉几个月的肥皂钱吧？上周末，你们几个女人刚去乡下享受了一晚两千四的民宿，还说以后要定期组织活动！

儿子的行事方式更让我大惑不解。

上初中后，儿子也迎来了青春期和最后一个生长高峰期。骨龄和体重都超了，身高却不够。医生说，想达到预期目标，唯一的办法是减肥，抑制横向发展。

在我的高压下，儿子每日跳绳两千个，并且早晚阶段性辅以营养餐。半年下来，体重控制得相当不错。可放暑假后，他居然在短短半个月内重了六七斤，平均两天一斤。

医生无奈地摇头说，再这样下去，没办法了。形势严峻，运动量加码：两千跳绳再加跑步三公里，且让他时时感到饥饿的营养餐也再吃回去。

我幸灾乐祸：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就不会算算账么，平时少吃点，现在一不用这么辛苦跑步，二不用吃又贵又难吃的营养餐。你看，多不合算啊！

没料想儿子回我说，每天每顿扣着吃，多没意思。有好吃的，先吃了再说呗。

儿子减肥“先吃了再说”，妻子花钱“冰火两重天”，父母相互“告密”却不自知，仿佛众人皆醉我独醒。可是细细想来，却是我最糊涂——

生活本身并不是一道一加一等于二的数学题。如果你算得如此清晰，那么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幻和徒劳——因为起点是零，终点仍然是零。

当下，才是最真，最美的。

“蜜儿不来”和“跑了丫头”

□刘荒田[美国]

有没有哪个洋地方，其名字中译，不但发音和意义都照顾到，而且焕发汉语的独特神采的？词义和发音各取一半的“牛津”和“剑桥”，算早期的典范；“萧伯纳”，把大胡子的英国佬变为中国的“老萧”，徐志摩把意大利名城佛罗伦萨译为玉洁冰清的“翡冷翠”。

到如今，就我所知，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的两个城市——Millbrae和Polo Alto，中译也算“神品”，充足的幽默感，叫你念一遍笑一遍。

Millbrae成了汉语中的“蜜儿不来”，出自著名诗人纪弦（1913-2013）之手。Millbrae，旧金山市郊的一个小镇，此名由“Mills”和苏格兰词“Brae”（意为“起伏的山丘”）合成。隶属圣马太（San Mateo）县，人口两万多，是风光秀丽，治安良好的中产阶级聚居地。纪弦先生在这里住了三十多年，过百岁生日不久去世。

纪弦先生早就告诉我，这么译是以谐音开玩笑，并非把可爱的第三故乡贬为“不毛之地”。当然，从16岁起就写诗，终其一生痴迷于中国现代诗的诗人，自命为“天生是写诗的”，久住在英语横行的国度，说不寂寞是假的。86岁那年，他写下《在异邦》：“在异邦的大街上走着，/边走边骂人，用国语，/而谁也听不懂，多好玩！//还有更好玩的呢——/那就是被遗弃了似的，/被放逐了似的，/被开除了似的/被丢入了字纸篓似的，/被倒进了焚化炉似的，/和黑板上一个粉笔字被擦掉了似的//一种感觉”。然而，诗人永远不会把“真”舍弃，85岁那年他写下《滴血者》：“那些是我心上的血/那些是我手上的血/那些是我肉体的血/那些是我灵魂的血/有的太辣/有的好酸，有的苦似黄连/有的甜如蜂蜜//滴着滴着我的血/滴着滴着我的血/凡我所过处/一滴一盏灯”。诗中用上了“蜂蜜”，可见，“蜜儿”还是来的。

纪弦老人的晚年，“来”的“蜜儿”都与诗有关。我和旧金山一带的诗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不时去拜访纪弦先生。一行年龄不等的“写诗的”，簇拥着槟榔树一样的纪弦先生，前去餐馆。“蜜儿不来”的大街上，回响着他手杖的橐橐声，大伙爽朗的笑声。

他是无可置疑的性情中人，有一次，文友聚会，有人带去一瓶“伏特加”。不知哪个好心人，把酒和杯子放在纪老的桌子上，趁大家没注意，他边喝边说笑，“不经意”间独自喝下大半瓶，然后嚎啕大哭，声震屋梁，演讲者只好停下，让他哭完。事后我问与他相对大哭的女诗人。她说，她从上大学时开始，在台北追随纪老，参加诗社，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席间，她和纪老一一数起现代诗社中已辞世的诗人，悲从中来。

2013年春，纪弦老人因中风卧床多年。他在国内有一爱文学的外甥女，与“老舅”通信有年，终于来到旧金山，我带着她到了老诗人的住处，他已无法辨认来访者。为了给老人“留下好一点的形象”，没有拍合照，黯然告别。

另一妙译“跑了丫头”，有一个故事，是已故婉约派散文名家俞丽清大姐说的：在美国西海岸名校史丹福大学教中文的庄因先生，某年女儿出嫁，他在请柬上把“Palo Alto”翻成这样，既谐音，又点出主题。为父的不舍和美式谐趣俱足。“跑了丫头”后来被某中文作家翻新，成“漂亮丫头”，百变“丫头”成为文林趣谈。

庄因先生在散文和书画上均是卓然大家，上世纪辈声海内外。进入新世纪以后，他渐渐淡出。听说患病。月前他从前的同事来电，我问及他的近况，答说没消息很久了。

米脂的山（纸本水墨设色）

□杜松儒

8月21日-9月12日，“颜色的尽头——杜松儒作品展”在广东美术馆举办。

新诗台

诗三首

□黄礼孩

万江龙舟厂

蓝色墨水隐入河流，逆流向上
水缠住大地，深埋人间道路
聆听水的声音，“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诗歌的飞行线
飞出命运线，牵住了独行的屈原
这么多年过去了，文献散向所有的江河
水的演说还在持续，唯有最高虚构者听见
午后万江，它的流水空洞却又如此稠密
江边的造船厂叮叮当当，垂钓者闭目养神
屈原的弟子没来，唯有造龙舟人的手语
穿过记忆，空出一条江

登万江金鳌塔

吉祥之物在时间里是一个感叹词
阳光下，之前的一天是遗忘
之后是猜想，明代万历年间的心思
水一般空无。这一塔多像一个老灵魂
晨与暮带来的影子重复着同样的孤独
我是一个恐高的人，却向上爬动
抓住自由的风向，听见翅膀解开了
水波在视线之下颤动，重叠的旋转
风发抖的几何学解释了云不安的繁复
它们沉浮。从小角度里寻找出路
就像倒过来的金字塔，你摸到了时间粒子
登塔的途中忘记了塔的梦想
至九层，在此安置一间书屋并命名
读它一个地老天荒：八角之间
风的光影从对立面吹来，和我一起三次闪耀

读大汾村志

那些过往的沉默，纹理慢慢被唤醒过来
岁月偷走的遥远之物，它的倒影留在书页上
从云的窗口照来的光线刻画着大汾村的肖像
一个村庄的地方志比空气还轻
但它也是抒情诗里芸芸众生的呼吸
落日剪出归来者的身影，习俗还在江上嬉戏
种地与建工厂，都是树上结的果实
招商引资这么发亮的事，与架桥开路
并没有高低之分，从陈芝麻里分出烂谷子
都拿出来晒晒，看能否晒出岁月的美德
人物轶事还在命运里纠缠，相比于大人物
记录升斗小民平凡的瞬间更艰难
一头猪突然离家出走，悲伤的事情也得铭记
村庄的一切作为地方志都留在笨拙的细节里
一条村庄没小事，一切都应得到尊重
被同等地诚实地描述出来

过眼云“烟”

□龙建雄

戒烟至今有五年，戒烟的动因很简单。单位每年例行组织体检，牙科医生建议我拔除多长的智齿。我和他据理力争，牙齿不痛不痒，又不碍着什么事，为什么非得要拔掉？医生说，智齿暂时没有问题，但迟早要拔掉，如果不想早些拔掉，有件事你得要马上做！我从半躺着的牙科椅子上起身坐正，问医生：什么事？医生字正腔圆地对我说，戒烟！

我睁大眼睛看着医生，满脑子十万个为什么。医生说，你觉得牙齿土生土长在肉里牢固还是扎在腊肉里结实？你看看你的牙床就像一块腊肉，全是黑黑的烟垢。我谢过医生暂时不拔牙之恩，转身离开之时给他留下一句话：听您的，我戒烟。

说戒就戒。第二天开始，同事如往常一样发烟，我接了过来，很礼貌地告诉他，我以后不抽烟，请不要派烟给我。我把烟递回，同事木然看着我，半信半疑。说戒烟是一场与自己的思想斗争一点也不为过，不过，顶住外界诱惑才是真正考验。戒烟的容易是相信自己说不抽就不抽，戒烟的不容易则是轻易原谅自己再抽一根没有多大关系。还好，这五年，我挺了过来。

抽烟应该没有遗传这一说。在还未踏入社会之前，我没有抽过一口烟，甚至讨厌父亲和朋友们在家里边打牌边抽烟。我当了兵，在武汉江夏那个山沟沟里，每每和战友们谈天说地时，他们吞云吐雾，然后将烟屁股从手中或轻或重一弹，或落到眼前的水渠里，或飞去山脚那一洼泥地里，不知怎么回事，我竟然觉得战友们抽烟的样子是那么帅气，他们弹飞烟蒂那一瞬的动作是那么的优雅。有样学样，我就这样自愿加入了“队伍”，从第一根的苦涩，到两根的狂晕，再到后来的“饭后一根烟、赛过活神仙”，这个过程顺其自然，水到渠成。

一旦习惯了抽烟，也就生成了抽烟的习惯。在我吸烟的那二十年，形成了三不：起床刷牙之后不抽烟、空腹饥饿之时不抽烟、茶余饭后半小时不抽烟。现在回想起来，这“三不”确实让我少抽了许多烟，对我现在想彻底戒烟起到了一定的“助攻”作用。至少，我在抽烟这件事上有过自律。

抽烟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曾有过一段很难忘的时光，每每遇有重要会议，要写重要材料，三两个“笔杆子”在电脑前奋笔疾书，或是五六个人的写作专班架起投影仪集体讨论提纲，这时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历程。先是不断有人客气地给你发烟抽，几轮之后会有人提议各抽各的，待半夜过后，开始有人要烟抽，等到东边天际发白，会有兴奋者在烟灰缸里像发现新大陆一样重新点燃那剩下一点点烟丝的烟屁股。材料终于熬成功，团队散去，留下一屋子的烟草味，烟灰缸里满是烟头，桌子台面上散落着几个捏扁的香烟盒……房间会被很快打扫干净，以便迎接第二波加班的人员到来。

我曾经问过我很敬佩的一个材料高手，为什么一定要在写文章的时候抽烟？他说香烟就是写材料时的秘诀，手里不夹着一根烟，文思如泉涌就没有了泉眼。其实未必，我的一群很厉害的文学朋友中，他们有的人从不抽烟也佳作迭出。他们说，在风清气爽之中思考文字的跳动也是一桩美差。对此，现在不抽烟的我深以为然。

戒烟的这五年里，还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那便是有近50年烟龄的父亲也成功戒了烟。父亲在2016年春节前一次骑行摩托车时摔伤很严重，治疗期间，医生还发现他有胆结石，幸得医术高明，父亲捡回一命。不过，医生告诫他以后必须要戒烟。他听从医嘱，很快就戒了烟。

我半年后一次回家，发现父亲又抽起烟。我好言相劝，父亲不知从哪学来的歪理，理直气壮地告诉我，能吃、能喝、能抽就代表身体非常好！大约放纵了近一年，父亲偶尔感到呼吸有异感，自觉理亏不好意思地和我提起，我果断带他去医院全面检查。医生给出最严厉的警告，肺部不适就是吸烟直接影响导致！这次，父亲不再倔脾气，像个犯事小孩一样主动在我面前承诺不再抽烟。现在，他每天在家种种菜，按时早晚两次散步，常打电话跟我说，不抽烟之后精神倍儿爽。

抽烟是无心，戒烟要有志。在我看来，世间最心照不宣的事大概就是这抽烟，大家都知道它有损于身体，百害而无一益，但还是有人栽种、培育，甚至拔高赞誉。我有过吸烟的历史，对它说三道四显然有些不厚道，唯有今后相忘于江湖，彼此成为过眼云烟，各自安好吧。

七夕 想起《鹊桥仙》

□杨方

“孤馆寒窗风更雨，欲语语还休。昨日春暖今日秋，知己独难求……”这是一首曾流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抒情歌曲，题目叫《难诉相思》，记得是王洁实和谢莉斯演唱，出自电视剧《鹊桥仙》。

《鹊桥仙》讲的是秦少游和苏小妹的故事，编剧是著名作家霍达，主题歌《难诉相思》的词作者当然也是霍达。歌曲旋律优美，歌词凄婉，用现在的话说很文艺，这自然是受到秦少游《踏莎行·郴州旅舍》的感染：“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评价：“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而最令古今仰慕的还是那首情深意重、婉约蕴藉的《鹊桥仙》。

七夕之夜，葡萄架下那个美丽的传说更让我想起《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少游借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赞美至真至纯的爱情，明写天上双星，暗写人间情侣。“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句爱情名言已成为千古绝唱，给人类提供了一个典范性的爱情价值标准。

作家霍达演绎秦少游和苏小妹的爱情故事，之所以选用秦少游的《鹊桥仙》作为电视剧的片名，我觉得就是寄托了作家与观众对爱情的无限美好追求。苏东坡的妹妹苏小妹天资聪颖且文才过人，江南才子秦少游更是久负盛名的词坛大家。苏小妹欲寻一位诗词爱好者作为终身伴侣，秦少游慕名前来应选。二人郎才女貌一见钟情，几经周折，最后终成神仙眷属。剧中苏东坡和苏小妹以诗词互嘲，以及洞房前苏小妹三难秦少游的情节，为该剧增添了艺术性和趣味性。“未出庭前三五步，额头先到画堂前。几回拭泪深无底，留却汪汪两道泉。”这是苏东坡嘲笑苏小妹的诗，而苏小妹也不甘示弱：“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未流到腮边。口角几回无觅处，萋萋春草掩洞天。”至于苏小妹洞房三难秦少游的故事早已传为千古佳话，但有人说历史上的苏轼并没有妹妹，就没有苏小妹这个人，至于秦少游和苏小妹的故事自然也是子虚乌有。

最让今人大煞风景的是，有人说秦少游写《鹊桥仙》真实意图并非歌咏牛郎织女的爱情，而是写给身边一个叫朝华侍女的。说秦少游非常宠爱朝华，经常为她写诗作词，艳福享受够了的秦少游为了修身养性，决定把朝华退回娘家去，而朝华已是“曾经沧海”，不愿离开，秦少游面对整日哭泣的朝华，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话来安慰。

不管怎样，我是宁愿相信人间会有郎才女貌、神仙眷属的美好姻缘的。秦少游和苏小妹的故事寄托了世人对纯真爱情的向往，而七夕牛郎织女天河相会的故事，两千多年来也不知感动过多少人。